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第四十六回 出谷遷鶯有人相助 守株待兔他客先邀

話說寶玉往戲園觀劇，未見□三旦上臺，只得快怏而歸，俟明後日再來探訪。行至中途，忽見對面來了一乘大轎，轎中那位大人，遠望卻不甚清楚，及至切近，相距不過丈餘地步，寶玉定睛細視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在廣東相交的伍大人。但他有跟隨護從等眾，未便在轎中叫應，只向著他點頭微笑，聊以示意而已。是時伍大人也見寶玉，心中甚為詫異，怎麼他也在京？若說不是他，為何向我點頭微笑呢？始而未免有些狐疑，繼而轎子過去，又見小轎中阿金、阿珠兩人，方知確是寶玉在此。但想起他曾經背我私歸，太無情義，我何必再去戀他？然今見他含笑示意，並無一毫忸怩之色，或者當日我去辦賑，他忽生出事，不及等我回來，也未可知。如此一想，則我當原情略跡，若決意拒絕，翻顯得我無情義了，不如命人探明他的寓所，與他會面一次，細細察其動靜，辨其是非，然後再定行止，豈不妙哉？不言伍大人在轎中定了主見，逕回公館而去。仍說寶玉見了伍大人，雖未通語，而眼角傳情，料他必然前來訪我，即使當面見責，我自自有言語解釋前嫌，令他人我牢籠，我好借他以彰名譽，而博萬千纏頭之擲。不然，我在京城費用更奢，所帶資斧恐不夠一年揮霍，勢必至坐吃山空，進退維谷，那時即與□三旦交好，難道好向□三旦告貸嗎？到了這個地位，始想補救之法，只怕來不及了。況我吃慣用慣，手頭極闊，稍有不足尚難舒展，若靠人津貼，仰人鼻息，即□三旦愛我養我，要我瑣屑經營，主持中饋，效學那柴米夫妻，天天管理開門七件事，我亦斷斷不能。然則像我這樣，□三旦怎能養得起我呢？故為今之計，譬如做一件衣服，伍大人做了面子，我可以斂取人財；□三旦做了夾裡，我可以永圖歡樂，一居其名，一享其實，而我獨優游於二者之間，人財兩得，名實兼收，即久居於此，有何不可？此際寶玉的念頭單從好一邊著想，雖起初果得如願，此往彼來，真有朝朝寒食、夜夜無宵之興會，那知樂不可極，欲不可縱，一年以後，事竟有大謬不然者，寶玉如何想得到此？現下我且慢表。

但說寶玉回轉客棧，並不說出自己心事，單囑咐阿珠：「明日清晨，取我兩張名片，同一個相幫到廣東會館中相請區大人，說我暫寓在此，請過來商量一件事，並托他到伍大人處代遞一聲。如伍大人因有礙官聲，不便至此，我們再想法搬場便了。」阿珠唯唯答應，當日無話。又到來朝，阿珠等往會館中走了一遭，晌午回來稟覆，說區大人今天要去拜會伍大人，沒有空閒，準定明日午後到這裡來，決不爽約的。寶玉聽了，並無別語。用過午餐，仍往同樂去看了一天戲，依舊未見□三旦登臺，悶悶回棧，與昨天情形彷彿，不須煩敘。

次日午後，寶玉未便出外，在棧恭候，約摸兩下多鐘，區大人果然來了。說起代請伍大人一節，德雷道：「我昨天去拜會他，他先告訴我，說前日街上遇見了你，即差人打聽你的住處，卻一時打聽不出，便問我可曉得，我趁勢將你們托我代請的話述了幾句。他還問及你從前的一段事，我就代你細細解釋，他方恍然大悟，想立刻過來看你，繼因你住在客棧裡面，耳目眾多，恐被他人認識，弄出許多不妙來，故爾中止的。須等你搬定了場，住在清靜的所在，他方好來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勿差勿差，伍大人就勒問搭做官，勿比是外任，人家才有點認得俚格。照奴心浪，馬上就要搬場，倒是奴問搭勿熟悉，要租一注房子住住，加二比別人難點篤，阿好格件事體就托仔大人罷？」德雷點頭道：「可以可以，我比你卻容易些，包你七天之中搬進新屋就是了。」寶玉連忙稱謝。二人說說談談，不覺將晚，德雷起身回去。臨走之時，又囑咐道：「我這幾天忙得狠，那有空工夫常到這裡來？至於你托我的事，一俟趕緊辦妥，遂即來關照你便了，你儘管放心，包我身上不誤的。」說罷，匆匆上轎而去。

寶玉相送訖，回進房中，卻心心記掛著□三旦，究不知何日相會？倘再過四五天，我搬進了新屋，伍大人等時常到來，我怎好天天往同樂找訪他呢？想到其間，不覺長吁短歎，愁鎖眉尖。阿金知道他的心事，便從旁勸解道：「大先生心急，愁也嘸買用格，隨便哈格事體，越要緊末越慢，據我格意思，勿必日日去看哈格戲，落得省點，倒勿如多出幾個銅錢，叫問搭茶房去打聽，如果今朝戲館裡排出俚格戲來，難末倪去看，省得像癡漢等老婆實梗，日日去瞎撞哉。」寶玉聽了，亦以為然，就照這樣辦法。一連三日，茶房都回說沒有他的戲，據云新近在內廷扮演了三天，今日又往某王府裡去了，大約還要耽擱幾天才能到外面來演唱呢。寶玉得此消息，也是無可奈何，徒自在棧中納悶，因此地雖甚繁華，究與上海不同，未能晝夜出外浪遊，翻覺得拘束異常，毫無興致了。

次日德雷來棧，說房子已代為看定，專等你去瞧一瞧，如果合式的，就可以租下來了。於是寶玉帶著阿金等套了一部車，跟隨德雷前去觀看新屋。相離不遠，轉瞬已至那邊。德雷喚那看守空屋的人引領入內，寶玉等前後看了一遭，一共三進，計有□餘間樓房平房，雖然不甚高大，卻還軒朗幽雅，頗合寶玉之意。就此付了幾兩定銀，交代看守的人，准後天搬來起租便了。德雷忽問道：「你屋中木器傢伙一些沒有，怎麼辦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奴也勒裡轉念頭呀！區大人阿曉得問搭阿有家生店，阿像上海實梗，可以租賃格佬？」德雷道：「你想要租賃，卻有一件極巧的事，我有一個同鄉朋友，他在這裡做京官，足有□幾個年頭，新近打乾放了外任，有許多木器東西不便帶去，意欲寄放在朋友那裡，如今你既然要用，又肯出幾個租錢，我去一說，他斷沒有不應允的，豈不是件巧事嗎？」寶玉道：「真真巧格，亦要費大人格心哉，如果後日格套家生可以搬得來末，該應幾化租錢、幾化搬費，替奴講定仔末哉。」德雷滿口應承，仍與寶玉等退出新屋。回轉客棧，又坐談了一回，德雷方才去了，不表。

單敘後天清早，寶玉同阿金、阿珠、相幫等輩收拾好了箱籠物件，算清了棧金酒資，僱了兩部騾車，一逕搬往新屋之中。卻巧德雷也到，命兩個跟班押著木器傢伙而來，一齊搬將進去。德雷幫著寶玉照料，督飭跟班相幫以及騾夫等眾將器具內外陳設，不消兩個時辰，早已草草完備。寶玉取出二□多兩銀子，開銷了騾夫、跟班，由他自去。然後請德雷同上樓頭，見東首一間做了寶玉臥房，一應器用俱全，所缺者惟臺上擺設各物。

此時阿金、阿珠早將牀櫥臺椅揩抹乾淨，不覺已有三下多鐘了，寶玉從午前至此，尚未用膳，腹中頗覺饑餓，而且口中燥渴，便一面喚相幫去叫酒菜，一面命阿金、阿珠烹茶。少停飲過香茗，酒菜已經喚到，始與德雷對酌談心，無非說幾句感激照應的話兒，直吃到日落西山，方始用畢。德雷正想回去，偶見牀前缺少對聯立軸，便問道：「你的書畫可曾帶來嗎？」寶玉想了一想，答道：「阿呀奴倒忘記哉，勿知阿曾帶？」旁邊阿金說道：「畫末帶一軸勒裡，歸搭幾付對聯，我皆為大先生交代，籃裡末摔勿落，像煞討厭煞，格落帶得來格呀。」德雷道：「既然沒有，我叫伍大人寫去，明天就送過來，可好嗎？」寶玉道：「格是頂好哉，倒是倪大門浪還少幾個字，區大人阿肯搭倪寫佬？」德雷道：「容易容易。可是寫『姑蘇胡寓』四個字嗎？」寶玉點頭稱是，德雷道：「你不嫌我寫得不好，我明日親自帶來就是了。」說罷，抽身欲走，寶玉一手拉住，說道：「慢點走，慢點走，奴還有一件事體，要拜托勒。」德雷重又坐下，問是何事，寶玉道：「區大人，到伍大人格搭去，千萬替奴說一聲，奴勒裡牽記俚，明朝夜裡，請俚過來，奴備好一桌酒勒裡，一來招陪奴格勿是；二來要托俚照應點；三來算是搬場酒。奴請做陪客，要早點到問搭格。」德雷聽了，連說：「曉得曉得，我今晚就去邀他便了，諒他此刻已回公館，必然見得著的。」說畢，匆匆自去。寶玉專候明晚伍大人到此，命相幫預定了一席豐盛酒肴，此外卻無書說。

翌日寶玉起身後，想起自己搬至此間，仍未得□三旦上臺消息，現在只好差相幫前去打聽，暗暗叫阿珠下樓交代。少停相幫回覆，說□三旦戲已排出，明日准演全本《翠屏山》。寶玉一聽，正如大旱之望雲霓，心花為之一放，就命他去定一間包廂，相幫答應，自去照辦，不提。

且說午後伍大人將對聯送來，寶玉識得幾個字，就把對聯拉出來一看，卻是一付泥金箋全綾裱的，上面寫著七言兩句。

上聯是：

寶帳宵深梅蕊月

下聯是：

玉樓人醉杏花天

看罷，即喚阿金掛在牀前，又將立軸掛好，頓覺房中好看許多。至於妝臺上的擺設，如自鳴鐘、臺花等物，除自己帶來外，略略購備幾件，聊以點綴而已，不必一一盡述。

到了傍晚時候，區大人先至，將寫好的門榜交與寶玉。寶玉略看一看，是「姑蘇胡寓」四字，便叫相幫貼在門前，以代商標，口中謝了一聲，方問德雷道：「區大人，阿曉得伍大人啥辰光到間搭介？」德雷道：「據他說，七八下鐘才好到這裡。這副對聯可是方才送來的嗎？」寶玉點了一點頭。兩人說說笑笑，斜臥在煙榻上，細講那京中風景，不覺已是七下多鐘。

忽聞人言喧雜，與那外面開門的聲音，諒無別人到此，一定是伍大人來了。寶玉連忙叫阿金、阿珠下樓迎迓，自己立在樓梯跟首恭候。果然見伍大人靴聲橐橐，緩步而入，阿金等在前執燭引導，後面跟班拿著長旱煙筒相隨，護擁上樓。寶玉即高叫一聲「伍大人」，招接進房。與德雷相見後，彼此至熟，並無客套，德雷讓伍大人在榻上坐下。寶玉親送香茗，嬌聲問道：「伍大人一向好？格奴勒上海一逕牽記呀！舊年春裡，要想到廣東來望，亦恐怕勿勒廣東，格落敢動身格。直到今年正月底邊，有一個天津客人到倪搭，說起大人勒京裡，難末奴放心托膽到間搭來格呀。勿得知大人高升，還是舊年呢？前年介？」伍大人微笑道：「我自從與你分手辦過了賑濟的事，我報效了五萬銀子，當蒙制府保奏，加升今職，我所以就到這裡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格末虧（讀區）得奴闖到廣東來，勿然要撲一個空哉。」伍大人又笑道：「只怕你未必有這條心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大人勿相信，奴咒才罰得格，就是奴回轉上海格辰光，皆為回頭大人，奴一逕心裡對勿住煞，格當中格緣故，想必區大人終搭說格哉，真真叫哪哪哼，幸虧大人是明亮人，肯原諒奴格條心，換仔別人末，就要說奴嚙不情義，私自溜轉去哉，奴是聽區大人實梗說，不過見大人，當面告訴一聲，奴像煞終有點勿窩心格。」

伍大人聽他一篇言語，面面週到，諒不虛誣，且日前已聞德雷代訴緣由，故將嗔怪疑慮之心早已消釋殆盡，言歸於好。因問道：「你到這裡，是專誠來看我呢？可還有別的什麼事嗎？」寶玉答道：「奴除脫仔望望大人，有啥別格大事體？只不過想問問搭白相相，因為心裡羨慕仔長遠哉落。」伍大人道：「京城裡面，聞則希奇，見則平常，那裡及得上海繁華，可以盡人放蕩的？況此間大騙子很多，你若做起生意來，須要當心一點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奴只曉得兩句俗語，叫『江陰強盜無錫賊，南京拐子蘇州佛』，啥北京也多拐子格佬？」伍大人道：「非但很多，而且騙術比別處更高，稍不留意，就要上他的當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奴有大人照應，諒來總勿會上當格哉。」

伍大人又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那天我在街上見你，你到那裡去頑的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是看戲去格呀。」伍大人道：「看的是那一家？比上海如何？」寶玉道：「叫啥格同樂戲園，唱工還嚙啥，倒是行頭末勿哪哼格，比上海兩樣點篤。」伍大人道：「這片戲園，除掉了□三旦，並沒有什麼好角色，你怎麼偏到這家去看呢？」寶玉聽了，假作不知□三旦，故意說道：「奴勒棧裡聽見茶房講起，說同樂格□三旦蠻好格，格落奴去看格呀，勿殼張俚上臺，害奴白去仔一棟。到底□三旦哪哼格好法佬？」伍大人道：「這個角色實在好，椰子花旦中要算他魁首，所以他除了內廷演戲，那班王公大老時常叫他來侑酒清唱，難得有幾天空閒，方到同樂去呢。你若一定要見他，我緩日去叫他來就是了。」寶玉聽說，暗暗好笑：「我與他豈但見過，連牀都同過、被都合過的。況此刻已打聽著實，明日他一准上臺，我早將包廂定下，專誠去會他，不勞你緩日費心的了。」故不禁微微一笑，正要啟口回言，忽聞德雷說道：「寶玉，你怎麼連時刻都講忘了，鐘上已敲過九下，還不擺席，只怕伍大人腹中要饑餓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勿提醒奴，奴真真講忘記哉。」說著，忙喚阿金過來，問酒菜可曾來了？阿金道：「來仔長遠哉，阿要馬上擺席罷？」寶玉點了點頭，阿金下樓交代，即同阿珠、相幫進房，揩抹臺凳，端整盆碟，霎時齊備，暖酒上來。寶玉請二位大人入座，親手執壺敬酒，侍坐在旁。伍大人道：「你今天不必拘禮，陪著我們一同吃罷。」寶玉一定不肯。德雷也道：「今日這席酒，實是你的主人，應該陪我們同坐，過一天，待伍大人請客，你再准規矩可好？」嘴裡說著，伸手將寶玉拉了過來。寶玉只得告罪坐下，陪著二人飲酒談心。雖在席只此三位，不能豁拳轟鬧，助添興致，然二人對著寶玉，不啻坐花醉月，樂趣無窮。

飲至半酣之際，伍大人突見家中的長隨走進房來，慌問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長隨稟道：「回稟大人，太太在那裡發病，故請大人早些回去，特差奴才來的。」伍大人道：「太太可知道我在這裡嗎？」長隨道：「太太不知道的，只曉得大人在區大人那裡呢。」伍大人道：「還好還好。你先回去，切勿說我在這裡，只說我即刻就回來了。」長隨諾諾而退。伍大人便喚阿金取飯。寶玉已解其意，不便強酒，由他用飯，惟向德雷說道：「嚙啥事體，可以多用幾杯勒。」德雷道：「此刻已敲□一下鐘，酒也吃不下了，不如大家吃飯罷。」其時伍大人先草草用畢。寶玉道：「今朝嚙啥吃，真真待慢大人。而且齊頭碰著太太勿舒齊，只好下埭補償格哉。」伍大人搖搖頭，皺皺眉，說道：「他又在那裡詐病了，我後天一定關照家裡，在這裡大大的請客，再來吃個爽利罷。」又回頭向德雷道：「我先走了，恕不奉陪。」說罷，一筒煙都不吃，匆匆而去。正是：

竊恐深宵獅子吼，還欣明日兔兒逢。

要知伍大人後天請客，與寶玉明日見□三旦，請觀下回分曉。